

走過千年，走過台灣海峽……跨洋歐洲

南管的美麗與哀愁

曾經，台灣只要有泉州移民所在處，就有南管館閣，散播裊裊清音。歷經時代變遷，南管曾經沉寂，也曾復興蓬勃；表演形式也從純粹演奏，變化出結合舞蹈戲劇的「南管劇場」；甚至漂洋過海，讓國際人士心迷神醉……何時，南管可能走下表演殿堂，重回我們的生活之中？

文字 紀慧玲 資深藝文新聞工作者

一九八九年前後，兩岸剛開放探親不久，我隨漢唐樂府的陳美娥兄妹進入泉州參加南音界的中秋弦管大會。彼時，兩岸初接觸，陌生卻親切；我對泉州一無所知，對南管也不甚明瞭。但那次印象極其深刻，我曾在部落格寫下那次「南音之城」的音樂形象，大抵就是說，泉州城上方飄著一股奇妙旋律，浮懸於城市喧囂之上，包裹著一整座古城。你完全毋須移動，只要稍微凝神，耳膜間就會飄進一縷人聲吟唱的綿長旋律。

庶民樂音轉換成雅樂威儀

泉州城人聲雜沓，嘈雜、無間縫的交通狀況、擁擠街道、雜亂市容，加上空氣污染，泉州城灰濛一片。奇特的就是，在這暗沈之內，南音悠悠縹緲飄浮著，浮盪於城市上方，像飛機穿越對流層往下看，下方雲氣詭譎，上層竟天開雲淨，一片靜朗。

南音是泉州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南音音樂儘管古老，卻千百年不曾離開庶民生活。就在市中心公園、街道旁、古剎廟門前，都可見一夥人懷抱樂器，幾個人陸續上前演唱；聽眾擠在四周，聽了一曲，或聽上一晌，踩上腳踏車或擔起菜擔，離去。

我對南管印象一直如此美好，也一直認知南管音樂美學是生活、自在、自然、愉悅的。

但這幾年台灣南管音樂氣質丕變。宮廷式演出格律，讓南管多了雅樂威儀，卻變得神態莊嚴，有點老成作態；舞蹈、科步的加入，讓南管多了淒美絕豔，卻不再那麼坦蕩大氣。南管，最初是聽的，這幾年變成是看的。聽南管與看南管自是兩種不同美感經驗，一九八九年迄今韶光荏苒，變與不變當然絕非絕對；即使泉州城，我相信也該難以辨認，那「天空之城」的感覺勢已一去不復返。

那一夜，歐洲人為南管迷醉了……

台灣南管約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受到學界重視並大力倡興。作曲家許常惠老師

領導的學術菁英是最初，用力最深，也是最重要的貢獻者。根據研究，十八世紀漢移民大量進入台灣至二十世紀初，全台曾出現的南管館閣至少一百五十個，幾乎只要有泉州移民分布處，就有士紳聘請「館先生」開館，隨後成為固定組織，通常以社、閣命名。鹿港現在最悠久的雅正齋已超過兩百年歷史，台南夙負盛名的南聲社從創始人江吉四先生算起，也已九十年。

一九七〇年代鄉土採集、文學論戰告一段落，文化重建工作正待展開，南管獲得文化界高度重視。一九七九年許常惠帶著南聲社

赴漢城參加第六屆亞洲作曲家聯盟大會，一九八一年學界於鹿港召開第一次南管國際學術會議，一九八二年許常惠再度帶著南聲社巡迴法、德、比、荷、瑞士五國，並在法國國家廣播電台留下珍貴錄音。

法國這場音樂會已成南管經典傳奇。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晚，南聲社進入法國國家廣播電台一〇三錄音間，晚上十時開始演唱，法國聽眾大為驚豔，電話不停湧入，演唱竟終夜不歇，至清晨六時才止。

林懷民去年為「王心心作場」推薦時也親「耳」證明，他說當時他正在巴黎，計程車司機知道他來自台灣，竟興奮地告訴他，你們有一種音樂棒透了，就是昨晚透過電台放送，甚至全歐都可收聽得到的這場音樂會。

南聲社及主唱人蔡小月的聲音，透過電台，讓歐洲人迷醉，一九八八年法國電台也將這場音樂錄音精選出版CD，是第一張行銷全世界的南管CD，將台灣南管聲音送上國際。CD錄音日期寫著：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。我相信，法國之所以迄今仍是南管出訪國際重要舞台，這夜的集體記憶是最重要因素。

風格變化，柔韌之美勝於大曲氣度

蔡小月的演唱風格與聲音特質，與晚近南管演唱名家不盡相同。同樣迴旋跌宕，蔡小月像大鵬鳥御風而行，時而高旋，時而低盪，委婉又開闊，音色飽滿，音容沈穩結實。來自泉州的王心心則秀緻許多，小鳥依人般、略帶愁緒地吐著南管一字多聲綿長音韻，同樣穿腸入肚般的迴盪，令人動容。

這般差異，其來有自。過去，南管「絃友」多以男性居多，館先生、唱曲人多是男性，蔡小月是在男性為主的館閣傳統裡學習的。而近年來，台灣新興南管團體、社團成員多以女性為主，王心心出身的福建藝術學校泉州南音班也以培養女性演唱者為方向。陰盛陽衰，南管美學終究日漸轉變。加上近年來加入劇場手法、化為舞蹈、樂舞劇風氣日盛，南管的女性特質愈發強烈，柔韌之美勝於大曲氣度。

第二篇

既悅耳，更悅「眼」

南管的二度文藝復興

由吳素君編創的《豔歌行》，舞作一出，藝界驚豔，漢唐樂府雖從此擺盪於舞蹈、音樂、戲曲之門類無所適從，但這次探索開拓了觀眾視野，也讓台灣南管走出不同於福建閩南一帶將南管「曲藝化」、「民樂化」的方向，正式宣告南管「跨界」的可能。

台灣南管復興極盛時期，大約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，期間，舊館閣活力備增，新興社團、團體也陸續出現。台南、台北、鹿港、基隆、高雄是南管重鎮，遠在外島的金門也不容忽視。新興的華聲社、漢唐樂府、江之翠、中華弦管研究團、咸和樂團，舊的南聲社、雅正齋、聚英社、閩南樂府、清雅樂府，都是媒體常見報導對象，也陸續出訪中國、東南亞及其他海外國家交流。

加入舞蹈、戲劇元素，創造南管劇場

然而，不敵絃友老邁凋零速度，也不敵社會變遷腳步，民間自主性的南管館閣終究愈來愈少，新興社團除了靠政府補助、以研習名義支撐，也難以為繼。新舊交替之間，南管的形貌也開始轉變。「純」音樂社團，活動銳減，演出更是罕聞。以台北為核心的新興團體：漢唐樂府、江之翠，及去年剛成立的心心樂坊，則改為劇場風格演出為主，加入舞蹈、戲劇元素，尤其在視覺上大膽創新，創造了南管劇場，或南管樂舞劇新型態。

其間，漢唐樂府於一九九六年編創發表的《豔歌行》，當是台灣南管發展分野最重要分水嶺。這齣由舞蹈家吳素君大力投入的劇場作品，使用南管戲曲「十八科母」基本身段、手姿，作為舞蹈語言，再將南管音樂或拆解或重新編排，只留戲曲故事裡的抒情意境，歌、樂、舞重新凝塑揉合，形成〈豔歌行〉、〈簪花記〉、〈夜未央〉等作品。

舞作一出，藝界驚豔，漢唐樂府雖從此擺盪於舞蹈、音樂、戲曲之門類無所適從，但這次探索開拓了觀眾視野，也讓台灣南管走出不同於福建閩南一帶將南管「曲藝化」、「民樂化」的方向，正式宣告南管「跨界」的可能。《豔歌行》之後，這些年，漢唐再發表同樣從南管戲曲科步抽離形成的舞作《儷人行》，以及加入文本的南管樂舞劇《韓熙載夜宴圖》。同樣的嘗試，也有江之翠劇場發表文本情境的《後花園絮語》、純南管戲曲《高文學》，都博得好評。即使音樂為主的心心南管樂坊，唱奏時也加入戲劇情境，台北越界舞團為王心心打造的「王心心作場」，則再次讓南管與舞蹈融為一爐。

這些多元嘗試均擴充了南管這個藝術品項的表演類型，讓「廣義」的南管得以吸引更多民眾走入劇場，第一次親近南管。

舞台發光後，南管重回生活場景

而「純」南管音樂環境，經過長時間的一段沈寂，這些年，愈來愈多學校成立南管社團，也有廟宇開始回頭支持南管樂團，傳統南管的「原生態」經大起大落之後，慢慢復原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支持「南北管館閣復原與補助計畫」，也許

假以時日，南管可以找回即使現今泉州都可能不復見的「民間性」。

現在，到南聲社館閣還是可以聞見絲竹合奏，到保安宮咸和樂團練習場址，還是可以聽一晌南管，毋須付費，毋須拘束。更易見的可能是台北藝術大學。北藝大傳統音樂系設立南管組，前校長邱坤良「規定」，南管組學生的「樂房」是藝大咖啡外面的開放空間，凡到此一遊者，一定會聽見南管輕撥慢撚的音樂聲。這也許不是「原」生態，但讓南管重回生活場景，是有那麼一點味道。

全文引用自 2006 年 5 月號《PAR 表演藝術》雜誌